

人质

「詹諾西克！詹諾西——衣——衣——衣克！」

酒店老板的尖叫聲在從餐廳通浴室的窄樓梯上迴蕩著。

詹諾西克，那看門的，怨聲怨氣地回答：「媽的，什麼事吵？」

「快點到這兒上頭來，帶一只木桶，一把條帚。」

詹諾西克叨嘮著；他是一個不緊不慢的人。思路多少有點遲鈍，因而他拒絕加快作事。從從容容地，他從壁櫥裏拿到條帚，木桶和拖把，然後就著龍牆把桶裏注滿水，這才舉步登樓，慢條斯理地，踏著沉重而適度的步子。

幸好他的腳向來是穩穩實實放到地上的，因為樓梯上突然橫衝直撞地走過來一個德國軍官，眼睛惺忪迷糊，臉色慘白，帶著病容。他攔住詹諾西克的寬肩膀，支撐住身體。

「穩住點兒，穩住點兒。老年人！」詹諾西克說。「筆直走過去——你就找到側所了。」

但是這醉漢癱倒在樓梯上了。他把頭埋在他的手掌裏，開始嗚咽地哭泣起來，一種大聲的，邊哭邊數落，可笑的女性的哭法。這是可憐的，然而詹諾西克毫不感覺可憐。他聳聳肩，繼續走向前去。

站在酒排間裏的人們給詹諾西克騰讓出地方來。他在樓梯上頂頭撞見的那醉漢把地板吐得稀髒。詹諾西克看著這狼藉的穢物，厭惡地搖著頭。

「來，把牠打掃掉！」一個尖銳的聲音用德語說。

著諾西克開始工作了。那納粹軍官轉向第二個說：「懶東西，這些捷克人——不整飭，無訓練。祇要看看那看門的就夠了！」

第三個軍官對於這批評不感興趣。「我們不應該帶格拉斯奈浦一道出來的，」他喃喃地說。「他禁不起兩杯以上的酒——」威忙就一知湧上心來，於是就嘔吐得到處都是

「讓他吐去罷，愛吐多少就吐多少。」第一個軍官堅持說。「這些捷克人不會抱怨的。他們不會走開。他們害怕，你知道，生怕他們走出去就會得罪我們。」

捷克人民已經停止譁話了。曼斯酒店常來常往的都是些布拉格地方比較高級的公民，幾乎每個人都懂得德國話的。

一個體格健壯的年青年人，他坐在角落裏的一張桌子前面，站起來了。「茶房，拿帳來我簽字！」轉身對著他的同伴，他又說，「我想我們不如走罷，普羅戈西。空氣簡直快要凝固了。」

納粹軍官側步走到年青人的身旁。他的脚步不十分穩固。當他挨靠到桌子的時候，他抽身直立起來：

「我是白澤上尉，步兵四百三十一師。你是誰？」

「我名字叫彼得，羅布科維茲。」

「好，羅布科維茲先生，不管怎樣，你總不會是因爲不喜歡我。或者馬西曼中尉，或者那可憐的禁不了這裏供給的臭糟的格拉斯浦奈中尉而想走開的罷，你說是麼？」

「我有約會，」羅布科維茲說。

白澤露齒笑笑。但是你剛才說空氣太凝固了的。」他停止彈笑，把身子貼近了羅布科維茲。「如果空氣對我和馬西曼中尉夠好的話，那對你們捷克人一定也夠好的。這話明白罷？」

「很明白，」羅布科維茲說。

「那就好丁，好極了。」白澤變得和善了。「因此我要你同我去喝一杯。你們看呀——於是他把手一揮，對大家說——「祇要你們捷克人肯合作，我們就會相處得很好的——一定是很好的。」抓住羅布科維茲的胳膊，上尉又蹣跚地走向酒排間去。

魯諾西克，在拖地板，他著一大臉憂惶看著這情景。沒有人能夠預料什麼事會發生

，當他取樂的德國軍官忽然想到要教訓，教訓捷克人民的時候。

而那邊，在座客當中有一個布萊達，他必須去同這人譚譚，並且必須讓這人平安走出去。每次這位白澤上尉動起怒來，那一個酒客能離開？布萊達恬靜地坐在酒排間最遠的一頭吸著一瓶啤酒。

當詹諾西克提起木桶來的時候，他的眼睛碰到布萊達的。詹諾西克把頭對著樓梯搖動一下，那是一個除去布萊達以外什麼人都看不到的暗號。走下樓梯，詹諾西克突然想起那喝醉了的軍官也許還在廁所裏呢。詹諾西克輕輕咒罵着。布萊達會走下樓來，但是他們不能談話。今天什麼都攪糟了！

然而出乎意外，詹諾西克發見四外一個人都沒有。那醉漢——他叫什麼名字來着。——啊，是的，格拉斯奈浦——確確實實不在那裏。雖然詹諾西克不十分關心這醉漢的命運，這事情可是離奇的。也許他已經通過矮小的邊門走到堤上去了。或者他應該去看，把事情弄確實了。堤岸不很寬，也沒有柵杆防止人橫跳進摩爾河裏去。

魯諾西克承擔給曼斯酒店看門這個職業，是因為他必須登在一個地方，能夠讓人拜訪，而且能夠不惹人注目地相與交談。當他給一個來客擦皮鞋的時候，他門可以安排多少計謀呵！甚至祇要給人刷刷硬領，就可以得到機會附耳低語幾句話——一個必須傳遞的通訊處，一個必須廣播的警告。而在他不當班的時候，通信的文書就留藏在這那盛放的幾樣救急藥品的小藥箱裏。

浴室的門啓開了，布萊達走了進來。

「給我一點肥皂，」他說。

「我們可以談話了，」魯諾西克開始說，「但是你必須快快離開這兒。上面那些軍官——」

「他們正在，」布萊達報告道，「跟那順便說話的快嘴人起着衝突。但是一切沒問題。今天是星期四。下星期二，至遲星期三，軍火船就要來了。我這夥人已經作了我們

的工作，包捆全都預備好了。碼頭上的人夫必須在軍火從船上運到貨車上去以前完成他們那部分工作。現在記住這通訊處：華茲里克，斯密喬夫斯加大街六十四號。複述一遍。」

「華茲里克，斯密喬夫斯加大街六十四號，」詹諾西克慢慢地說。「我不會忘記的。」他轉身去洗刷澡盆，而布萊達使悄悄走了。

不一會，樓梯上腳步聲急促地響了起來。酒店老板把臉伸進門裏。「喂——那位軍官哪兒去了？告訴他快點上去，讓他不要忘記把褥子扣起來。」

「我不能告訴一位德國軍官，讓他扣起褥子，」詹諾西克乾澀地說。「那是有傷他的尊嚴的。」

「告訴他白雲上尉這樣說，」酒店老板回答。「他要走了。我真高興，他們玩來玩去倒底也會疲倦了！」說完接着一聲長嘆。

詹諾西克需要時間思索，需要時間讓布萊達逃走。

「你認識，」他問酒店老板，「奧多·克拉巴其加，那個常想買得吉茲科夫地方金步琪酒店的人麼？」

「我沒有心思關顧你的奧多，克拉巴其加，」酒店老板回答。「我得趕快回去，請你把那個話帶給那位軍官！」

詹諾西克抓住酒店老板的膀子。「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關於這個克拉巴其加的事情，那是重要的——你懂得？」

酒店老板向後退避。「讓我去罷！」

詹諾西克不動聲色，繼續說：「這個克拉巴其加有一個年青太太，很會做肉丸子，肉丸子和一種特別醬油。那種醬油一定放了什麼東西——克拉巴其加總之是不能和她相處下去了——你明白？」

酒店老板聽他的任務和他想聽這故事結局的欲望弄得左右為難了。「我一定要走，」他說：「快進去，我的天！」

「噯，」詹諾西克開展了他的故事，「有一天，天氣清和，克拉巴其加工作完畢走回家去，很幸運地得到一頓晚餐，而且却見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他的太太同著那麼一個叫做盧迪或波拉契克的人跑了，這人是一個很漂亮的年青醫學學生……」

酒店老板掙脫了身子。「可是你爲什麼，」他嚴厲地問，「要用這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故事耽擱我？」

「因爲事情有點相似，」詹諾西克不慌不忙地解釋說。「很值得的與多的太太，你那位軍官也必定是逃跑了。他不會再在這兒了。他已經失蹤了。」

「不會的！」酒店老板聲音裏面含着恐懼。

「你自己四處看看哪！」

酒店老板看了。他打開每一間貨棚的門，他穿過夜的黑暗，從後門對着堤岸窺望出去——完全沒有格拉斯奈浦中尉的踪跡。

「聖母瑪！」他呻吟着。「這是可怕的！」這是禍從天降！「然後對詹諾西克叫喊

：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麼？」

「不知道，」詹諾西克誠實地回答，「我不知道。」

祇要布萊達逃跑成功就得了！

酒店老板完全失色了。「你這個蠢才！我要殺了你！」他說着，走上樓梯去。門仍舊開啓着，因而詹諾西克能夠聽見隨之而來的騷動。然後，沉重的皮鞭聲在樓梯上響起來。詹諾西克看見納粹走攏來——先是鞭子，然後椅子，最後是整個的人。他那樣子看上去是不愉快的。恐怖含在軍官的眼睛裏，一種暴戾的憤怒。他的右手纏弄着一支槍。

「格拉斯奈浦中尉哪里去了？」白澤追究着。

詹諾西克舉起去手，作一個無告的手勢。「誠實實地說，先生，我不知道。我不能把所有到這屋子來的人都登上樓。我到樓上去了。」他開始從壁櫥裏去拿乾淨毛巾。

白澤上尉似乎是觸怒了。「滾過來！」他命令道。

「爲什麼？到哪儿去？」

白澤把槍抵在魯諾西克的肋骨上。

「來，」他咆哮着。

魯諾西克似無辜被傷害的神氣發笑。「先生——我祇問一問，因爲我的憲板不喜歡我荒廢我的職務。我尊重你們這夥人。你的請帖真使我光榮之至。你要我幫助你找尋這一個——這個格拉斯奈浦中尉？」

魯諾西克繼續快樂地嘮叨着，當他們一起走上樓去的時候。

餐室裏騷亂地竊竊私語着，於是白澤用他最權威的聲音喊道：

「住嘴！」

住嘴立刻就辦到了。

「發生事情了，」他慢慢開始着，爲的是控制他的過鈍的舌頭。「發生的事情使我不能不採取嚴厲手段。格拉斯奈浦失蹤了。神祕地失蹤了。」

「這是苦難時期。我們德國人很想把秩序帶到這國家來。我們的努力却常常不受尊重。有時，我們有些人會突告失蹤。注意，我不是責備你們任何一個人。至少，現在還沒有責備呢。」

「不會他是很單純地回到你辦公室去了麼？」有人插嘴說。

「誰說那話的？」白澤厲聲問。

「我說的，」一個矮胖的，年長的人回答。我是列夫，普立辛格，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煤礦公司的董事長。」

「好，」白澤挑釁地說，「或許你能告訴我們是不是你看見格拉斯奈浦中尉穿過這道門走出去的？」——他指着通行的那道門——還有你什麼時候看見他離開的？」

「我很抱歉，」普立辛格回答，「我忙著在同該朋友摩勒斯坦博士談話。」

「每個人都很忙，顯然的，」白澤繼續說，爲他對付普立辛格所用的方法而快慰。

「我們正要探索他們忙著幹些什麼。所以——我們必須把你們留在這裏，一直留警察到來，這是公事公辦。」

白澤讓燈光落到他的槍上，這樣鋼鉄的閃光便可以被每一個人看見。人們憂惶地沉默着，祇有酒店老板不必要地，無意識地，再三再四洗擦玻璃杯的叮噠聲不時打破沉寂。

詹諾西克站在那裏，放下了心。因爲他已經看見布萊達不再在這屋裏。至於他自己，詹諾西克是不太煩心的。這班喝醉了的傻瓜，所召來的警察或許會登記每一個人的住址，不過如此而已。他們一定不會找詹諾西克的麻煩，他不過是一個照料廁所的用人，他看起來不太惹人注目，而且他有一種會使警官無所適從的談話方法。

警察到來以前的休止期間延續到不可忍受的長。酒客們越來越感到侷促不安，馬西曼中尉和白澤上尉開始愚蠢地舞弄他們的槍支了。馬西曼對他的上官耳語說，「如果格拉斯奈浦不知因為什麼溜了出去，並且回到營盤裏，呼呼大睡起來的話——怎麼辦呢？」

白澤的答話被警察隊迫近的尖銳囁聲打斷了。之後帶有大頭釘的靴子在邊道上豪豪響了起來，於是通酒排間的門被重濁地踢開了。穿黑衣服的祕密警察巡邏隊一擁而進，當頭一個玫瑰面頰的年青人，看起來很像一個拳術學校學武藝的。他敏銳地警視一遭，便走向白澤上尉的身旁。

「我的名字是格魯伯，先生。我是國家祕密警察局長原哈特委員的副官。發生了什麼糾紛？」

「白澤上尉，步兵四百三十一師，」是盛氣凌人的回答。這是一種最不幸的情況，

我怕。我們一位夥伴，格拉斯奈浦中尉，好像是被入帶跑了——或者就是暗殺了。我把每一個人拘留在這酒店裏，他們任何一個，尤其是其中最疑似的幾個，可能和這罪行有所牽連。」

格魯伯點點頭。「很好，上尉。格拉斯奈浦中尉是怎樣，是在什麼時候失蹤的？」

「十一點鐘左右，」白澤陳述道。「他喝醉了，於是走到下面廁所去——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這間廁所沒有人照料？」

詹諾西克一直是站在角落裏，注視着這情景，他已經想到會有最後這一句問話。現在他走上前去。

「伺候您哪，先生，」他說。「那是我的職務。雖然我敢對你保證我以前也過過好日子。唔，有好一些時候，我也看不起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的。但是……。」

「閉嘴！」格魯伯說，在他抑制住由這一串瀑布似的話語所引起的驚詫之後。詹諾西克連命閉住了嘴。但是他的面孔却清清楚楚表現出來這裏有着一個敏感的人，很想有助於人，却被殘酷地阻止了。

「你看見格拉斯奈浦到國所去？只回答是或否！」格魯伯急促地加着說，因為他已經看見詹諾西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不能決定，」詹諾西克說。「我見到他。但是我沒有去看他。」

「那人是瘋了麼？」格魯伯怒冲冲地問。最後，酒店老板的聲音高響起來：「他是有一點頭腦簡單，如果你許我說話的話，先生。」

「你是什麼意思？」格魯伯繼續問詹諾西克。「到底你看見一個人了，還是你沒有看他。」

詹諾西克快樂地笑道。「自然囉！如果你那麼說的話，那就很容易了。我看見他——但是我沒有看見他走進人們的房子。先生。」格魯伯的眼睛縮小了：他是不是太急